

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中学学生同辈群体的不同特点、影响及对策

刘依

吉林外国语大学教育学院, 吉林 长春 130117

DOI:10.61369/EIR.2026050034

摘 要 : 进入21世纪以来, 全球社会正经历系统性深层变革, 技术迭代推动社会形态加速演进, 传统“信息社会”概念已难以精准阐释新社会形态的本质, “数字社会”成为更贴切的理论概括。在此背景下, 中学学生同辈群体作为青少年社会化的关键场域, 其互动逻辑与影响机制发生根本性转变。本研究基于技术社会形态理论, 对比分析工业社会与数字社会中同辈群体的特点、影响及对策, 揭示从实体化交往到数字化联结的范式转型, 为理解数字时代青少年群体发展提供概念框架, 奠定社会变迁微观研究的理论基础。

关 键 词 : 青少年; 工业社会; 信息社会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mpact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eer Groups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Industrial and Information Societies

Liu Yi

School of Education,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117

Abstract :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global society has been undergoing systemic and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with technological iterations accelerating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forms.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an "information society" has become inadequate in accurately explaining the essence of the new social form, and "digital society" has emerged as a more appropriate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 In this context, peer groups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erving as a crucial arena for adolescent socialization, have undergone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ir interaction logic and impact mechanism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social forms, this study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impact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eer groups in industrial and digital societies, revealing a paradigm shift from physical interactions to digital connections. It provide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adolescent group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age and lay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micro-level research on social change.

Keywords : adolescents; industrial society; information society

当工业文明的积淀尚未完全消化, 信息时代的浪潮已汹涌而至, 社会形态的剧烈转型引发各界对青少年成长的深层忧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出, “社会形态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 这一论断为解析中学同辈群体的时代变迁提供了理论基石——技术作为生产力的核心变量, 正深刻改写着青少年的群体互动逻辑。从社会形态划分看, 以生产关系性质与生产力技术水平为标准的双重维度, 清晰勾勒出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的本质差异。前者以机器大生产为根基, 将群体交往固化于地缘与学缘的物理空间; 后者以数字技术为纽带, 通过网络重构了跨越时空的社交范式。这种“以技术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为标尺”的划分, 恰能解释同辈群体的演化轨迹: 工业社会中依赖校园活动形成的稳定小团体, 与信息时代依托虚拟社群生成的流动化圈子, 本质是不同技术社会形态在微观层面的投射。当元宇宙、AI等技术持续模糊现实边界, “信息社会”的概念是否仍能精准定义当下? 工业社会同辈群体中基于面对面互动的权威结构, 在信息时代已演变为算法加持的“数字话语权”; 传统校园亚文化的地域局限, 正被全球即时传播的多元思潮瓦解。若“信息社会”的界定仍停留在技术工具层面, 这种新常态下同辈群体呈现的虚实交融、文化裂变等特征, 或许需要更具动态性的理论框架来诠释。

一、工业社会中学学生同辈群体的特点

工业社会以机器大生产为核心特征，这种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模式深刻渗透到社会肌理，塑造了中学学生同辈群体的独特样态。在工厂制度与科层化教育的双重影响下，同辈群体的形成与互动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烙印。

我们要从制度上保障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注重教育的公平、普及和可持续发展，推动教育的多样化和个性化；还需要认识到教育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努力消除教育不平等现象^[1]。地缘与学缘主导的封闭性形成机制是工业社会同辈群体的显著特征。受制于交通与信息传播的局限性，学生多在街区邻里、同班或同校范围内自然聚集，如厂区子弟中学中，父母同为工厂职工的学生常因相似生活背景形成固定小团体。这种基于“空间 proximity”的群体边界清晰且稳定，成员构成多年保持不变，甚至延续至毕业后的职业选择，体现出工业社会“熟人社会”的交往惯性。

标准化教育塑造的同质性价值取向在群体中尤为突出。工业社会的教育以培养标准化劳动力为目标，同辈群体普遍将“成绩排名”“遵守校规”作为核心评价标准。某机械厂附属中学的“学习互助组”，成员以“考上重点高中”为共同目标，甚至自发模仿教师的评分方式相互监督作业，这种对主流价值的高度认同，使群体亚文化带有鲜明的“工业纪律性”特征，本质是对标准化秩序的微观复刻。

层级化的权威结构暗藏于平等表象之下。尽管工业社会强调“同学平等”，但群体中常自然涌现“核心人物”——可能是成绩优异的“班长”，或是体育拔尖的“队长”，其权威源于现实能力而非虚拟身份。某中学足球队的队长凭借技术优势获得绝对话语权，从训练计划到赛后聚餐地点的选择，成员普遍接受其主导，这种基于实体互动的权威关系，与工业社会工厂中的“师徒制”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

这些特点本质上是工业社会“标准化生产 - 科层化管理”逻辑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投射，当技术社会形态向信息时代跃迁时，这些基于物理空间与实体互动的群体特征，正面临数字技术带来的全面解构。

二、信息社会中学学生同辈群体的特点

信息社会以数字技术为底层架构，在算法推荐、虚拟社交与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中学学生同辈群体的存在形态已突破工业社会的物理边界，呈现出虚实交融的全新特征。这种基于信息技术的群体演化，本质是社会形态转型在青少年交往领域的微观映射。

网络赋能的跨次元群体建构成为信息社会的显著标志。学生通过电竞战队、同人创作社群、学习类 APP 等平台，突破地域与学校限制形成跨国界群体。某中学学生在编程社区中与海外同好组成“AI 学习小组”，成员每日通过云端协作完成项目，基于“代码能力”与“创意贡献”等虚拟维度，这种“算法匹配 + 兴趣聚

合”的形成机制，使群体边界呈现动态模糊性，成员可同时隶属于十余个不同主题的网络社群。

线上线下融合的交互式互动重构了群体交往模式。课间用社交软件延续线上话题、周末在线下举办“漫展面基”、作业难题通过短视频平台发起“云解题”，成为 Z 世代的日常。某中学“汉服社”成员在抖音发布形制科普视频吸引同好，线下活动时携带直播设备与线上粉丝互动，这种“屏幕社交 + 实体聚会”的混合形态，催生了“潜水围观”“表情包互动”等新社交礼仪，群体记忆既存储于线下活动照片，也保存在云端聊天记录中。

多元文化冲击下的裂变式亚文化颠覆了工业社会的同质性。网络打破文化传播壁垒后，学生同辈群体同时受到二次元、嘻哈、国潮等多元文化影响，形成“一人多圈”的文化认同状态。某中学学生在街舞社展现嘻哈态度，在汉服社践行传统礼仪，在电竞群使用赛博黑话，其群体亚文化呈现“碎片化拼贴”特征——头像可能是虚拟偶像，个性签名引用哲学语录，聊天中穿插表情包与颜文字，这种文化混搭本质是信息社会“去中心化”思潮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体现。

数据化的虚拟权威体系取代了传统实体权威。群体中的“意见领袖”不再依赖现实能力，而是通过“粉丝量”“点赞数”“作品转发率”等数据指标确立地位。某中学 MCN 机构孵化的“校园博主”，凭借美妆教程视频获得数万粉丝，其在班级群的发言被同学视为“潮流指南”，这种基于流量算法的权威建构，使部分学生为获取群体认同刻意经营“人设”，形成“线上人设 - 线下行为”的双重社交逻辑。

这些特点凸显了信息社会同辈群体“技术中介化、文化多元化、权威数据化”的变革趋势，当 5G 与元宇宙技术持续演进，这种建立在数字基建上的群体互动模式，仍在不断刷新着青少年社会化的路径。

三、不同社会形态下同辈群体对中学学生的影响

青少年的家庭状况、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和家人的关系是影响青少年接受父母和接受同伴群体的一个重要方面^[2]。社会形态的技术基底差异，使同辈群体对中学学生的影响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路径——工业社会的实体化群体如“锻造炉”般塑造标准化社会技能，信息社会的数字化群体则像“棱镜”般折射多元价值可能，两者在青少年社会化进程中刻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近 20 年来，信息技术得到了高度发展，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在激烈的竞争和潜藏的融合中正形成一个新的信息时代特有的形象：广泛、无所不在、公平、可承受的信息共享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社会生活和工作方式^[3]。工业社会同辈群体的影响具有结构化塑造特质。在工厂子弟中学，“班集体”作为典型同辈载体，通过值日生轮值、小组竞赛等制度化互动，培养学生的纪律意识与协作能力。某纺织厂附属中学的“劳动互助组”，成员模仿车间流水线分工完成大扫除，这种对工业生产逻辑的复刻，使学生自然习得“标准化作业”“层级服从”等社会规则。但封闭性群体也暗藏风险，如某中学存在的“小圈子”会对成员施加着装、言行

的同质化压力，甚至衍生出“孤立异己”的群体霸凌，这种影响本质是工业社会“集体主义至上”价值观的微观投射。

信息社会同辈群体的影响则呈现扁平化裂变效应。跨国电竞战队的战术讨论可能提升学生的跨文化协作能力，某中学“模联社群”成员通过线上辩论重塑了对国际议题的认知框架，这种基于兴趣的群体互动打破了工业社会的知识传递边界。但虚拟群体的负面影响更具隐蔽性——某学生为维持“学霸人设”在社交平台伪造笔记，却在现实考试中暴露能力落差，反映出数据化权威导致的自我认同割裂；部分短视频粉丝群体中存在的“控评文化”，则使青少年过早陷入非理性群体盲从。据调查，62%的中学生曾因网络同辈群体压力删除过真实动态，这种“线上表演—线下压抑”的双重状态，成为信息时代特有的心理困境。

两种社会形态的影响差异本质在于社会化媒介的变革：工业社会通过实体互动传递经验，影响具有直接性与滞后性；信息社会借数字技术加速文化传播，影响呈现即时性与复杂性。当工业社会的“同桌互助”演变为信息社会的“云端组队”，同辈群体对学生的影响已从“行为塑造”升级为“认知重构”，这种变化要求教育者必须重新审视技术迭代中青少年社会化的新规律。

四、应对不同社会形态下同辈群体影响的对策

面对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同辈群体影响的范式差异，教育干预需构建“技术适配—价值锚定—场域重构”的三维对策体系，在尊重群体演化规律的基础上，引导青少年在实体与虚拟交往中实现健康社会化。因为社会越发展越需要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的支持，越需要个人成为自主的、有独立价值判断的人，以适应科技、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并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力量^[1]。

技术适配层面需建立分层引导机制。针对工业社会同辈群体的结构化影响，可延续“情境教育法”——某中学将车间劳动改造为“群体协作实训课”，让学生在模拟流水线作业中理解集体与个体的边界，既保留工业社会群体协作的培养优势，又通过反思环节避免同质化压抑。应对信息社会的数字化影响，则需要开发“算法素养课程”：某试点学校开设“虚拟群体动力学”工作坊，通过拆解社交平台推荐机制、分析“数字人设”建构逻辑，帮助学生识别网络同辈群体中的流量陷阱，如指导学生用“信息

溯源五步法”辨别群体讨论中的谣言传播链，从技术原理层面提升媒介批判能力。

价值锚定层面需实现双线认同建构。在工业社会实体群体中，可强化“文化基因解码”教育——某厂区中学挖掘老工业基地的“劳模群体”故事，通过角色扮演让学生理解工业社会同辈群体中的互助精神内核，将传统群体价值观转化为可感知的行为范式。在信息社会虚拟群体中，则要建立“元认知监控”机制：某中学推行“网络社交情绪日记”，要求学生记录在虚拟群体互动中的情绪波动与认知变化，如发现因“点赞数焦虑”而调整发言风格时，及时启动“价值锚定三问”，以此在多元思潮冲击中保持自我认知的稳定性。

场域重构层面需打造融合交往空间。针对工业社会实体群体的封闭性，可引入“跨群体联结计划”——某中学联合不同社区的同辈群体开展“城市探索挑战赛”，通过定向越野等活动打破地缘壁垒，既保留实体互动的情感联结优势，又拓展群体视野。应对信息社会虚拟群体的碎片化，可构建“虚实互嵌共同体”：某学校将线上学习社群与线下实验室结合，要求“编程兴趣群”成员每月完成一次实体项目路演，使虚拟群体的知识积累转化为可验证的现实能力，这种“屏幕讨论—动手实践”的循环，有效缓解了数字交往中的认知悬浮问题。

从工业齿轮到数字云端，同辈群体的影响始终与技术社会形态同频共振。唯有把握“工具变革—群体演化—个体发展”的内在逻辑，才能在尊重青少年交往天性的基础上，构建既延续工业社会群体协作优势、又适配信息社会多元发展的引导体系。

五、结论

综上所述，工业社会中学学生同辈群体以地缘学缘为纽带、实体互动为主，影响具结构化，对策需延续协作优势；信息社会群体借网络跨次元、虚实交融，影响呈裂变式，对策应重算法素养与元认知。社会形态更迭使同辈群体从“行为塑造场”变为“认知重构体”，教育需立足唯物史观，在技术适配、价值锚定与场域重构中，引导青少年在不同群体形态中实现健康社会化，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实践回应，也是数字时代青少年成长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 [1] 李志民. 信息社会教育现代化的六个维度 [J]. 中国教育信息化, 2024, (30)(4): 3-12.
- [2] 廖红, 陈会昌. 中学生对同伴群体和家庭影响力的判断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0, (4): 51-55.
- [3] 李金芝. 工业和信息社会转轨中的高校成人教育转型 [J]. 职教论坛, 2008, (17): 27-31.
- [4] 梁进. 信息社会与教育的革命 [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1998, (2): 99-103.